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就会落下帷幕。10天过去,仍然清晰记得开幕仪式的最后一个节目——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四位年龄相加251岁的电影《我爱你!》主演组成“251天团”,活力翻唱1991年小虎队组合演唱的时代金曲《爱》。伴随着轻快浪漫的经典旋律,四位“老人”在台上两两对唱,亲切互动,随歌词一同牵手转圈、拉钩许诺、花式比心,醇厚的甜蜜气息在那一刻漫溢在上海大剧院大剧场的上空。

作为本届上影节的开幕电影,《我爱你!》延续了导演韩延前作《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对爱和生命这一议题的思考,同时将目光投向国产电影此前极少触及的老年群体,几乎是第一次有一部中国电影用如此跃动、明亮的光影,来聚焦老年爱情。一是对是历经磨难相见很晚的半路情侣,一是对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老夫老妻,他们热烈相爱的勇敢与坚守,将无畏向前、奋力去爱的勇气与信念延展到每一位观众心中。

但很快,我发现六十岁出头,甚至年过七旬的“领衔主演”,在本届上影节还有很多。

入围金爵主竞赛单元的《你好!妈妈》片名似乎就已经道尽了一切。这部电影是91岁高龄的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执导的第90部剧情长片,也是78岁高龄的日本女星吉永小百合主演的第123部电影。作为导演“母亲三部曲”收官之作,《你好!妈妈》在上影节期间完成了全球首映,电影延续了山田洋次一贯的家庭叙事主题,细腻、敏感、温情。电影里,丧夫已久的奶奶经历着黄昏恋的得失苦恼,叫观众陪她一起开心,也一起难过。

在亚新单元,更是有两部特别的影片。青年导演陈小雨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处女作《乘船而去》仅用28天,于他的家乡德清完成拍摄。独居乡村的老太太突然被确诊癌症,多年在外打工的儿女纷纷赶来,陪伴母亲的最后时光。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老人



不断寻找着精神的归宿,围绕母亲的临终嘱托,乡土流失、农村养老等社会问题也随之浮现。导演对故土的浓浓眷恋裹藏在吴依软语里,在略显青涩但真诚的镜头里。

另一部亚新参赛作品《梅的白天和黑夜》更是因全程沪语对白和擅长花式吐槽的女主角早早出圈。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上海阿姨玉梅已年过七十,她白天奔波于城市四通八达的公交网络,流转于餐厅、宜家、棋牌室、公园等上海老年群体社交宝地,夜晚归宿她郊外的出租屋。她过得好像并不足够好,但她活得真诚、自在、热烈,有一种近乎粗野的强悍的生命力。“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独自面对自我。如何与自己或他人的目光相处,如何与那个终极现实相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命课题。”监制周迅说,“梅用她的生活方式,给大家一种‘心理疗愈’,特别治愈。她让我感受到,我们可以勇敢、坦率地去拥抱那个变老的过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活得潇洒自在。”

有一部展映影片与《梅的白天和黑夜》几乎像是在照镜子。在香港大学就读的上海姑娘叶丝丝执导的纪录片《栖地》,同样全程沪语对白,同样有上海观众熟悉的弄堂和街巷。影片记录的是叶丝丝的男公关郑明和与之相识于老年大学合唱团的音乐生的故事。这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个想要去

亚洲新人奖是亚洲青年导演的孵化器

◆ 吴翔

一如既往,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里面充满了“新人气象”,涌现的一大批亮眼作品,展现了亚洲青年导演的创意和活力。比如“上海制造”的《梅的白天和黑夜》,还有陕西汉子白志强导演的电影《拔浪鼓咚咚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奔逝》、伊朗的《死因不明》……19年来,亚洲新人奖已成为为了亚洲青年导演的孵化器。

今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30周年,30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秉持“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办节定位,记录历史荣耀,见证时代风采。自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亚洲新人奖以来,始终致力于发掘和扶持亚洲电影的新生力量,发现和推出亚洲优秀电影人才。多年来,一大批亚洲新导演从这里起步、成长,走向世界舞台,其中就包括宁浩、万玛才旦等中国导演。

经过这些年的培养和孵化,亚洲新人的作品愈发成熟。全程上海话对白的《梅的白天和黑夜》是本届亚洲新人奖上引人关注的作品,上海导演罗冬也通过这部作品展现

了亚洲青年导演的勇气和魄力。影片的主角是年过七旬的玉梅,她在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依然不懈地追求爱情,观众也跟着这位上海阿姨一起走进舞厅、棋牌室,听她说着朴实又幽默的沪语,看到繁华都市里的市井生活。罗冬不仅选择了玉梅这样的非职业演员出演,同时他也没有用访谈式的采访和线性剪辑,更没有用旁白交代人物背景,关于玉梅的背景信息,是通过人物和周围人的交谈慢慢引出的,有可能是别人讲的,有可能是在跟别人电话里讲的。影片中有很多留白,罗冬说:“我不想讲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可以说,这部影片充分彰显了亚洲青年导演的个性和实力。

通过亚洲新人奖的作品,也可以看到新导演们的努力和坚守。比如导演白志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汉子,《拔浪鼓咚咚响》是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影片的演员也是启用非专业的素人,全都是零表演基础。不过,启用非专业演员看似简单,其实背后更考验导演的能力,比如片中饰演毛豆的8岁小男孩是白志强从一千多名同龄人中挑选出来

日本探望当年在虹口公园日语角认识的日本友人,另一个想要去加拿大与儿子会合。影片自2014年开始拍摄,历时五年,通过两位老人的经历,聚焦中国日渐庞大的独居老人群体,展现他们如何乐观、豁达地追求自己的晚年目标。

亚新单元的最佳影片《星期日》在上影节期间完成了世界首映,一对年迈夫妇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式农村生活,比邻而居的儿子悄悄为他们制订了一个房屋改造计划,数周后老人们熟悉的生活就此崩塌殆尽。乌兹别克斯坦导演肖基尔·霍利科夫将剧情限定在一周时间内,通过逐步加快的叙事节奏、简洁有力的对白设计与自然真实的演员表演,刻画出老年人对自已被迫卷入现代化生活的激烈反应,为一个时代的消逝增添了充满叹息的脚注。老人与各色家电“斗智斗勇”的冷幽默桥段让人会心一笑,高潮与结尾处饱含深意的长镜头则引人深思。

这些几乎都是在本届上影节世界首映的电影,有许多还出自非常年轻的导演之手,他们时髦的镜头,为何会聚焦在“老人”身上?或许是因为,时代正在变“老”,老龄化正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不是电影和电影节变“老”了,而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上影节始终支持、鼓励电影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映生活的真实,挖掘存在的问题,去探讨有可能的解决方法。“我希望社会对被忽视的老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他们的情感、他们生活的尊严等各个方面,给他们更有温度的支持。”周迅这样阐释她出任《梅的白天和黑夜》监制的初衷。

自徐浩峰的电影处女作《倭寇的踪迹》开始,《一代宗师》《镖门》《师父》《天涯明月刀》《箭士柳白猿》《刀背藏身》一路下来,到最新出炉的《门前宝地》,清一色的武林题材,好像除了武林故事,徐浩峰对编导其他题材不感兴趣,是不会,不愿,不屑,抑或是武林轶事已足以成为他破解世道人心的万能钥匙?

武侠电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电影类型,从日本的武士片,到美国的大西部片,到意大利黑帮片,到港台武打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徐浩峰的武林电影的表达和表现的胆数,既不是黑泽明、莱昂内、昆汀式的,也不是李小龙、李连杰、成龙式的,而是徐浩峰式的。

在当代中国影坛,徐浩峰的辨识度是极高的,甚至可以说是独辟一径,大概可以贴上三个标签:武侠电影、作家电影、学者电影。徐浩峰导演本人是有武功基础的,其家族长辈中也出过武林高人,他对武林的文化与历史有过专深研究,并经常出入于民间武林的江湖之中,作为一个作家徐浩峰也有着电影剧作与叙事的先天的便利,而作为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教书匠,他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去赋予他的电影更多的文化内涵,他试图将文学的文字语言、电影的镜头语言、武术的动作语言勾连缝合在一起,以炮制出一种新的武术电影,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型导演,他的电影也许很难普遍大多数观众,但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成为一个话题,这就是徐浩峰的“门前宝地”,这就是徐浩峰的江湖。

《门前宝地》：徐浩峰的江湖

◆ 朱枫



由广州芭蕾舞剧院创排的芭蕾舞剧《旗帜》,日前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参评剧目,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该剧的戏剧事件为1927年的广州起义,主要戏剧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当年起义的核心领导人张太雷,一位是被誉为黄埔女杰之一的游曦。从剧名来看,“旗帜”二字,有具体形象,也有象征意象,剧名既没有落在事件上,也没有落在人物上,或许正是因循剧名设定的方向,使得这部舞剧的叙事也非具象化、线性化的表达,全剧整体气质更像是一首散文化的舞蹈诗。

“回忆”是本剧展开戏剧叙述的核心途径,打开“回忆”的方式,有时是人物的回忆,有时是人物的梦境。开篇,当代女青年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时,代表的是当代人回望历史的“国家记忆”。舞台空间根据人物“回忆”的需要,被划分为三个表演区,由观众席望去,左前区是女主人公游曦进、出“回忆”的主场,游曦对恋人的



蝉鸣鸣,半夏生。不经意间,上海交响乐团2022—2023音乐季即将步入尾声。在这个特殊的乐季行将画上圆满句号之时,一场期待已久的音乐会如约而至——美国巴德学院院长、教育家利昂·博特斯坦首次执棒上交,作品三首风格迥异。

在回忆的多维时空重演“国家记忆”

——观广州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剧《旗帜》

◆ 游曦之



雷回忆妻子与家乡风情的群舞,十几位窈窕女子身着月白色衣裙,手拿嵌有水粉色丝绸的绣裙,袅袅娜娜、娉娉婷婷极具江南韵味,这段舞蹈从编排到调度都有似曾相识之场面的群舞,是更侧重于有芭蕾舞表现特征的现代舞;而剧中的单人舞或双人舞、三人舞等,则会更运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方式。张太雷牺牲后,“魂魄”回乡,“见”到母亲、妻子的“回忆”,或“回忆”中的“梦境”,由此形成叠套的不断闪回,也就是当人物进入某种回忆当中时,回忆的时空便成为过去的现实时空,于是又会出现回忆中再次回忆,这种手法,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盗梦空间》。因为舞剧的戏剧语言是依靠肢体动作完成的,因此,上述频繁的多维“回忆”时空的展示,就尤其需要观众对于舞台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度,否则稍不留意,就会与戏剧情节的发展失之交臂。

本剧体裁定位是“芭蕾舞剧”,但整体表达与通常概念的芭蕾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该剧舞蹈编排是芭蕾舞基本动作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以及偏生活化的肢体表演相结合后,所起义谋划、起义过程、对母亲的怀念、对妻子家乡的思念等等,这个空间就成为张太雷所有“回忆”展开的起始点。本剧中,以“回忆”为主导的戏剧叙述不是单向的由“现在”回溯到某个“过去”,剧中常常会有“回忆”中的“回忆”,或“回忆”中的“梦境”,由此形成叠套的不断闪回,也就是当人物进入某种回忆当中时,回忆的时空便成为过去的现实时空,于是又会出现回忆中再次回忆,这种手法,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盗梦空间》。

雷回忆妻子与家乡风情的群舞,十几位窈窕女子身着月白色衣裙,手拿嵌有水粉色丝绸的绣裙,袅袅娜娜、娉娉婷婷极具江南韵味,这段舞蹈从编排到调度都有似曾相识之场面的群舞,是更侧重于有芭蕾舞表现特征的现代舞;而剧中的单人舞或双人舞、三人舞等,则会更运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方式。张太雷牺牲后,“魂魄”回乡,“见”到母亲、妻子的“回忆”,或“回忆”中的“梦境”,由此形成叠套的不断闪回,也就是当人物进入某种回忆当中时,回忆的时空便成为过去的现实时空,于是又会出现回忆中再次回忆,这种手法,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盗梦空间》。

雷回忆妻子与家乡风情的群舞,十几位窈窕女子身着月白色衣裙,手拿嵌有水粉色丝绸的绣裙,袅袅娜娜、娉娉婷婷极具江南韵味,这段舞蹈从编排到调度都有似曾相识之场面的群舞,是更侧重于有芭蕾舞表现特征的现代舞;而剧中的单人舞或双人舞、三人舞等,则会更运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方式。张太雷牺牲后,“魂魄”回乡,“见”到母亲、妻子的“回忆”,或“回忆”中的“梦境”,由此形成叠套的不断闪回,也就是当人物进入某种回忆当中时,回忆的时空便成为过去的现实时空,于是又会出现回忆中再次回忆,这种手法,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盗梦空间》。

你听,这是夏天的声音!

◆ 茅亦铭

作为一所全球知名的名校,巴德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非传统文理学院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学校提供的学术课程独树一帜。长期担任校长的利昂·博特斯坦是一位博学多才的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于2018年岁末被任命为巴德音乐学院院长,巴德学院院长利昂·博特斯坦对他能够担任院长表示由衷欢迎。博特斯坦说:“作为作曲家、指挥家和艺术家,谭盾跨越了文化与流派,拓宽了音乐的可能性,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人独奏多达六部合定音鼓’的罕见,但胡廷男在音色把控、力度掌控的状态尤为出众,她用舞蹈性的肢体表现,自然地诠释了这些音乐会特别演绎谭盾的音乐作品,可谓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人彼此间的心相印在这一次的合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打击乐协奏曲《自然之泪》是谭盾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而作。当天担任打击乐独奏的是星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胡廷男,她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打击乐独奏家之一,曾获2007年慕尼黑黑梅国际打击乐大赛金奖,及保加利亚国际打击乐大赛最高奖以及最佳定音鼓演奏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国际打击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演奏家。她与《自然之泪》的架构浑然天成,潇洒自如、绘声绘色地将这部作品中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予以强烈释放。尽管这部作品有着非常罕见的“一人独奏多达六部合定音鼓”的罕见,但胡廷男在音色把控、力度掌控的状态尤为出众,她用舞蹈性的肢体表现,自然地诠释了这些音乐会特别演绎谭盾的音乐作品,可谓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人彼此间的心相印在这一次的合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打击乐协奏曲《自然之泪》是谭盾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问世一百周年而作。当天担任打击乐独奏的是星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胡廷男,她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打击乐独奏家之一,曾获2007年慕尼黑黑梅国际打击乐大赛金奖,及保加利亚国际打击乐大赛最高奖以及最佳定音鼓演奏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国际打击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演奏家。她与《自然之泪》的架构浑然天成,潇洒自如、绘声绘色地将这部作品中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予以强烈释放。尽管这部作品有着非常罕见的“一人独奏多达六部合定音鼓”的罕见,但胡廷男在音色把控、力度掌控的状态尤为出众,她用舞蹈性的肢体表现,自然地诠释了这些音乐会特别演绎谭盾的音乐作品,可谓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人彼此间的心相印在这一次的合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

佳定音鼓演奏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国际打击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演奏家。她与《自然之泪》的架构浑然天成,潇洒自如、绘声绘色地将这部作品中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予以强烈释放。尽管这部作品有着非常罕见的“一人独奏多达六部合定音鼓”的罕见,但胡廷男在音色把控、力度掌控的状态尤为出众,她用舞蹈性的肢体表现,自然地诠释了这些音乐会特别演绎谭盾的音乐作品,可谓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人彼此间的心相印在这一次的合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

充满朝气的肖斯塔科维奇《c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由天才钢琴少女王雅伦与上交小号首席席夏非联袂带来。“肖一钢协”创作于1933年,又名《为击乐独奏》是星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胡廷男,她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打击乐独奏家之一,曾获2007年慕尼黑黑梅国际打击乐大赛最高奖以及最佳定音鼓演奏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国际打击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演奏家。她与《自然之泪》的架构浑然天成,潇洒自如、绘声绘色地将这部作品中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予以强烈释放。尽管这部作品有着非常罕见的“一人独奏多达六部合定音鼓”的罕见,但胡廷男在音色把控、力度掌控的状态尤为出众,她用舞蹈性的肢体表现,自然地诠释了这些音乐会特别演绎谭盾的音乐作品,可谓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人彼此间的心相印在这一次的合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

中城的夏日充满活力和生机,凝固的建筑,跳动的音符,音乐,流淌在这座城市各个角落。没有一个季节可以像夏天一样,用强大的力量宣泄着生命的旺盛能量,沁润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浪漫。关于夏天,总有一种声音能够打动你……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